



艺6、7  
艺术品鉴赏/平台  
艺术家推介  
展览

现代快报+

2022/9/17 星期六

责编:卞唯伟 美编:陈恩武 组版:滕爱花

# “散之风神·首届中国书法学术提名双年展”学术研讨会纪要(一)



李啸



陆衡



陈海良



金丹



朱中原



王伟林



张其凤



郑长安



叶康宁



刘灿铭

“2022年9月4日上午,由中国书法家协会、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、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、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“散之风神·首届中国书法学术提名双年展”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美术馆二楼报告厅举行。全国书法理论界林散之研究的专家学者、参加双年展的全国书法名家和江苏作者代表、省书协主席团成员、省书法院专职书法家出席了学术研讨会,他们是李啸、王伟林、刘灿铭、金丹、陈海良、张其凤、赵彦国、卢立彬、宇文家林、朱中原、叶康宁、衡正安、董水荣、朱敏、陈明之、黄俊俭、张波、陆衡、白鹤、李双阳、徐世平、殷旭明、赵振、黄鑫、郭列平、郑长安、提俊丰、黄明。研讨会主要围绕林散之的书法研究,如林散之草书创作风格研究、林散之的书体关系研究、林散之之书论研究等;林散之的诗文、生平交游、书画关系研究,以及其他围绕林散之的研究而进行了深入探讨。学术研讨会由李啸主持。

(上接艺2、3版)

李啸(中国书协理事、楷书委员会秘书长,省书协副主席、省书法院院长):“散之风神·首届中国书法学术提名双年展”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精心打造的“三风”全国性文艺活动品牌之一。“抱石风骨·中国画双年展”“悲鸿风度·油画双年展”“散之风神·中国书法学术提名双年展”,以书画家命名、书画美学定位三个全国性艺术活动品牌,体现出独有的江苏风格和江苏精神。今天上午按照会议议程,先请提交论文的八位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发言,尽量控制在十分钟以内。请围绕文章章核心主旨来延展,不要照论文读。大家都拿到了交流论文,可以细看。之后,我们再请在座嘉宾发言,进行深入交流,也可以在讲的过程中展开商榷、讨论。每人尽量控制在五分钟,最后由我做一

个简要总结。

陆衡(省书法院研究部主任):我提交论文的题目是《简论“散之风神”》。书法史上能登上巅峰的书法家屈指可数,张芝、皇象、王羲之、孙过庭、张旭、怀素、黄庭坚、祝允明、董其昌,到明末清初傅山、王铎,此后草书艺术有所沉寂。三百年后林散之异军突起。他师从张栗庵、黄宾虹,研习诗文书画,长年潜修,并只身远游。65岁入江苏省国画院之后的10年间,是他日后飞跃的蓄势期。晚年主攻草书,远绍大王、旭、素,近接明清诸贤。樸碑入帖,刚柔相济,笔势多变,随手生发,使草书艺术再现辉煌。林散之的成功,也是时势所造。刻帖辗转摹勒,形神俱失,故帖学日趋疲弱。碑学应运而生,书法艺术得以“输血”“补钙”,恢复元气。林散之颇受惠于碑

学。同时,他也受惠于帖学的重现光明。在他手上,碑帖水乳交融。他是汲取了帖学、碑学和丰富文化养料而成的“林散之”!

“散之风神”是对林散之书法艺术很好的概括。我初步理解,其含义如下。“散之之风”,一、精妙飘逸的书风。瘦劲而飘逸,文雅而浑朴,韵胜境高。二、樾隶入草的风骨。浸淫汉魏碑版,以之入草,沉郁顿挫。三、散锋笔法的新风。善用长锋羊毫,以散锋入草书,丰富了书法笔法。四、墨法如画的风韵。突破书法用浓墨的传统,以水破墨,活用绘画中的“七墨”;“散之之神”:一、笃守古法的唯实精神。敬畏传统,为传统书法优秀继承者。二、植根文化的守正精神。读书多,积理富,人格升华。三、不主故常的创新精神。反复强调“自然的”创新,并践行之。四、民胞物与的大爱精神。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,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。林散之正是这样。

陈海良(中国书协理事、草书委员会委员,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创作部主任):我的题目是《拟把画笔试新书——林散之草书笔法探微》。主要分成三个部分,第一个林散之的草书的文人逸趣,讲他的成长过程、教学背景、诗书画印。第二个谈林散之草书笔法的渊源。第三个是林散之草书笔法的创建性。林散之从碑帖融合角度把草书打通,他用画法,叫拖泥带水皴,融合了碑帖用笔,起到了很好的调和作用。林散之用的羊毫是长锋羊毫,他不止用笔尖,还会用笔肚和笔根,这个只有画家才具备。林散之从黄宾虹学艺共三年,深植“学人”思想,学人书法的关键,不仅是文质相当,更是在通晓书画笔墨经验,互渗的基础上,触机抽身,形成自我的笔墨体系和表达方式。林散之书画正是在文人画

趣的滋养中,不断积累并转向了书法的突围之路。林散之因绘画修养的不断渗透而倾心于书,书画间的笔墨调和也就成了他揣摩的技术要径,这也是文人画内在理路与手法借用的核心。同时,林散之书法脱胎于旧式文人的知识结构中,在文人画意趣的激发与现代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,以及草书发展内在需要,他的草书应时而变,新意迭出。这是其草书内质蜕变的逻辑核心,这种核心的转向是建立在笔法基础上的。从林散之书法看,他以碑派为基石,通过对碑帖的互融来建构笔法系统。尤其在草书笔法的变异中,张旭、怀素、米芾、董其昌、王铎的笔墨要素激活了他碑派用笔的丰富性、柔韧性,形成了典型的“碑底帖面”。林散之对点画内在形态的关注、对内在空间的拓宽是书法具有现代意识的有效尝试。这种尝试在林散之这里是从用笔和工具并用下展开的。笔法是原动力,由碑融帖,以画入书;工具是笔法变异的催生

素,工具的理性化形制在势态的利用中呈自然衍化的趋势,其中水是运化之媒介。林草不仅活用了笔法,也用活了墨法。以水化墨,运实造虚,在虚湿中体会燥润之感。这种笔法虽未新添笔法的种类,但巧妙地化合了碑帖界限,以水融通以往笔法的组合之调。

金丹(中国书协理事、学术委员会委员、省书协副主席):我今天讲的是《林散之草书的突破与创变》。林散之草书的突破与创变。我想从四个方面谈,一是碑底帖面。二是散锋破毫。三是涨墨渴笔。四是诗心画韵。一、碑底帖面。林散之的草书是典型的碑底帖面,以碑为体,以帖为用,碑帖相融,浑融无迹。他不同于怀素、王铎草书的帖派风流,又迥异于同时代的两位草书大家,高

二适帖派大草的俊朗、王羲常碑体章草的拙厚,而是融碑帖为一炉,开一代草书新风。二、散锋破毫。锋虽散,但精气灌注,毫虽破,但锋仍得中,这种写法在古代书法作品中极少出现,即便出现也是病笔,而林散之将它运用得出神入化,发挥到了极致。他突破了中锋用笔的固有程式,开拓了新的笔法审美,散锋破毫真是无法之法了。三、涨墨渴笔。林散之的草书对于墨色的运用是有突破的,究其原因,是他见了黄宾虹以后学习了“五笔七墨”之法,林散之兼具了书画家的身份,他把用墨运用到了书法创作中,提出笔是骨,墨是肉,水是血的观点,墨中加水,使墨法变得活起来,以水破墨,将浓遂枯,丰富而不花哨。尤其是涨墨、渴笔的运用精彩至极,他将书法中墨色的运用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四、诗心画韵。林散之的草书不仅有笔墨技巧等外在形式,更重要的是他内在的修养,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打动人的气质和风度。林散之中期的草书尚有筋骨外露的表现,晚期的草书则炉火纯青进入化境了,这一点,光靠练字是练不出来的。诗、书、画都是林散之性情的表现。他的草书风格的形成,与他的

人生阅历、艺术感悟、真挚性情、文化底蕴和欲与古人比高下的志向是分不开的。

朱中原(《中国书法》杂志社社长助理、现代编辑部主任):我的题目是《字里清音唱雅风——简谈林散之的诗书画》。林散之是“以碑入草”的成功典范。碑帖融合是近代碑学兴起以来一个大的趋势,也是书法家一直在践行的,有的很成功,但也有不太成功的。林散之的成功在于,碑和帖在他那里不是两张皮。他的碑和草融合得非常完美,不生硬。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说把林散之归结为帖学?的确,看他草书的面貌就是帖学的,风神萧散,流利畅快,典型的江南文人风度,但他的骨子里不光是妍媚的一面,还有质朴、硬朗的一面,这就是以碑入草的创作实践生发开来的结果。我们经常说“以真作草”“以草作真”,尤其是王羲之、孙过庭、康有为都说过正书和草书的融合问题,正书体和行草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体,要真正融合是很难的,而且一个书家尤其是现在的书家把一种体搞明白已是非常不易,还要做到正书体和行草体的融合,这就难上加难了。但什么事都需要辩证看待,正书和行草书实际是一种体两面的。因为就书法史而言,所有的行草体都来源于正书体。从先秦开始,自有正书体就有行草体,正书体是一种规范的官方文书书写方式,最主要体现就是篆书和隶书,而行草体就是正书体的草化书写。我们关注林散之比较多的是他的草书,但实际上他在隶书和楷书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,是真、隶、草三体的结合。其实林散之的正书体也是几种体的融合,比如他的楷书就有隶书的笔意,而且是六朝真书的风神,每楷皆有隶意,飘逸潇洒,有六朝风度,这个六朝的风度不仅仅是南方的六朝,还有北方的六朝,北方六朝包括曹魏、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周、北齐等朝代,北方六朝是碑派书法的大本营,而且是南北融合,所以林散之的楷书兼有妍媚和古质的特点。

王伟林(中国书协理事、学术委员会委员、省书协副主席):我报告的题目是《清奇古怪:20世纪江南书坛的独特景象》。林散之、沙孟海、王遽常、费新我四人是20世纪杰出书法家,他们均生活在江南,深受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,于书法一域皆成斐然

确。其高超的艺术造诣、学养及品格,犹如参天大树,枝繁叶茂,蔚为壮观。仔细品味,上述四家的书法面貌、风格迥然有别,个性独特。每品品读其得意之作,欣赏其艺品人品,不由想起太湖之滨吴中光福古镇司徒庙内的四株汉柏。古柏形态奇甚,名闻遐迩,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,堪称天下神品。当年乾隆帝下江南时惊叹其绝,赐四柏名为“清”“奇”“古”“怪”。联想20世纪中国书坛江南四大家林散之、沙孟海、王遽常,费新我的书风,恰与清、奇、古、怪四株汉柏的特征及品格相对应,由此我尝试对四家书风作一品谈。林散之书法清气扑面,飘逸空灵,以韵胜。他善用墨法,虚实相生,从而使作品气韵生动,飘飘欲仙,林老书法以韵胜。沙孟海书法老笔纷披,浩浩落落。虚入浑,积健为雄。虽至暮年,然精力弥满,神酣气足,其书法以气胜。王遽常书法则融秦铸汉,以碑入帖,朴茂高古,一派浑穆气象。尤为难得的是他博采众长,杂糅诸体,汇篆隶多变之姿,集古来文字之妙,将篆书的圆融、隶书的舒展、魏碑的雄浑一并化入笔底,以篆入草又富有浓厚的隶书笔意,看似平淡无奇,实则平中见奇,拙中生趣,古意盎然。其书法以魄胜。费新我书法善于巧妙自如地表达作品诗文所生发的书意,其点画、墨韵总力求通过一定的画意来显现、渲染,所谓融天地万物于诗情画意,终蜕化成为书意。此外,巧用“左笔”开生面,不主故常,使笔画、结字意外生奇,拙味无穷。其书法以“势”胜。

张其凤(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教授):我讲的是《太极韵味与诗境画魂——林散之晚年书艺妙谛之我见》。研究一位书家要抓住他最

大的特点。比来比去,我发现林老的字不太像字,其他书家的字太像字,这是我们从感知层面能够感受到他最大的与众不同。海良讲林老的字不太具有可视性,与金丹所引林老诗“以字为字本奴,脱去畦町可论书”也恰好验证了我的这一观点。

林老书法形成如此特点有三个原因:一是拖泥带水的屋漏痕笔法,二是仙气弥漫的诗境风神,三是烟雨迷蒙的画魂。拖泥带水本是笔法大忌,但反常合道为趣。林老深谙太极拳的“松圆沉静”之法,他以其太极拳独有的“深送缓回”方式,把这种笔法奇迹般转换成了一种深具太极韵味的笔法。奠定了其独特书风的基础。

一般人看来,诗不当饭吃,因此许多人学诗,看似认真,实多应景,只是将其作为谋食进阶的工具。但林老却将其视为生命的一部分,食无肉可,居无诗不行。以此招来早年“呆子”之骂与晚年“怪老头”讥笑之事堪称比比皆是。但他在书法一途,却因此“呆”与“怪”大得助益。他用诗眼看世界,他世界中的一切均被诗化,被其诗涵养了一生的飘飘欲仙的仙气,当其挥运之际,进入其书境,与诗境融通为一,就令仙气弥漫于千里行间了。画家字也多有画意,但林老跟他们比不同。齐白石、黄胄等画家字的画意,与其所画动植物物象很像,但林老书法里面更多的是弥漫其间的水汽、云烟这些虚无缥缈,与天地宇宙大道相通的意象。他把意象放到书法里,就构成了跟那些画家字很不一样的雨雾迷蒙烟雨江南气象。

郑长安(江苏省书法院专职书法家):我论文的题目是《以隶筑风骨以草彰神采——论林散之的隶书创作及其与草书的关系》。

因为林散之草书成就大家都有所认知,在研讨会上肯定是一个热门,我想怎么样避开这个点,写出一点新意见。结合了我的学书经历,我把研究视角放在隶书上。我个人创作的主攻方向是行草书,但我的两位老师——言恭达先生和鲍贤伦先生都要求我要多写一些篆隶。我的理解是篆隶书对行草书肯定有重要的作用,通常来说,是强化笔力,让行草书更有厚重感、生涩感,避免流滑和轻浮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发现了林散之隶书和草书有着内在的深层联系。

林散之是以隶书筑基的,通常我们讲林散之是“碑帖融合”的,梳理林散之的学书历程,他写汉碑,也写魏碑、唐碑,但我梳理下来,发现对他草书创作起到根本性作用还是汉碑中的隶书。林散之的隶书数量较少,但也形成了较为鲜明的个人隶书风格,成就也是非常高的。一方面他受到其师黄宾虹先生的影响,黄宾虹主要是篆书和行书上取得了突出成就,但在隶书上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和实践。二是林散之深入临习汉隶,几十年如一日,虔诚、刻苦而又坚韧,不断融入个人见解,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隶书风格。根据林散之留存的隶书作品,可将其隶书分为三个阶段,分别是以行人隶初创期——60岁以前;以草人隶探索期——60岁—70岁之间;以草人隶成熟期——70岁以后。我论文中有具体的书法作品分析,这里不详细讲解。总的来说,林散之以隶书筑书法风骨,以草书彰显笔墨神采。他以草书笔意入隶,打通了隶书与草书之间的内在神理关系,实为当代隶书的行草化之滥觞,也为当代隶书创作模式的多元化提供了有益的价值参照。

(下转艺8版)